

# 中報

第一二四一號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刊例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第四版每行四角  
電話：二二二二  
地址：上海南京路

## 盧加北斯哥夫道上 德俄兩軍展開激戰

### 哥伯河套北部戰局異常緊張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電】德俄兩軍在盧加北斯哥夫道上展開激烈戰鬥，德軍在該地發動猛攻，俄軍奮勇抵抗，雙方傷亡均重。德軍在該地之進攻，係在哥伯河套北部戰局異常緊張之情況下發動，德軍在該地之進攻，係在哥伯河套北部戰局異常緊張之情況下發動，德軍在該地之進攻，係在哥伯河套北部戰局異常緊張之情況下發動。

## 傳勞已臨重大決定的前夕

### 德正取靜觀態度

【路透社柏林十七日電】德方消息，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德方對勞之決定持靜觀態度。

## 日軍固守拉巴爾

### 美領全三路進犯未遂

【路透社東京十七日電】日軍在拉巴爾固守，美領全三路進犯未遂，日軍在拉巴爾固守，美領全三路進犯未遂，日軍在拉巴爾固守，美領全三路進犯未遂，日軍在拉巴爾固守，美領全三路進犯未遂，日軍在拉巴爾固守，美領全三路進犯未遂。

## 禁烟辦法大綱案

###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

【中央社訊】禁烟辦法大綱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

## 關於抑平書價之商榷

近來文化界有抑平書價之議，其意謂以政府之力，抑平書價，以減輕讀者之負擔，此固為一良好之舉，然其方法之商榷，則有可資參考者。抑平書價之方法，不外乎兩種：一為直接抑平，二為間接抑平。直接抑平，即由政府直接規定書價，此法之優點，在於簡便易行，缺點，在於易生弊端。間接抑平，即由政府規定書價之標準，由各書商自行調整，此法之優點，在於靈活，缺點，在於不易執行。

## 英印軍被迫撤退

### 印內政當局當局局勢緊張

【路透社新德里十七日電】英印軍在印內政當局當局局勢緊張之情況下，被迫撤退，英印軍在印內政當局當局局勢緊張之情況下，被迫撤退，英印軍在印內政當局當局局勢緊張之情況下，被迫撤退，英印軍在印內政當局當局局勢緊張之情況下，被迫撤退。

## 日大陣亡將士

### 榮獲擢升二級

【路透社東京十七日電】日大陣亡將士，榮獲擢升二級，日大陣亡將士，榮獲擢升二級，日大陣亡將士，榮獲擢升二級，日大陣亡將士，榮獲擢升二級，日大陣亡將士，榮獲擢升二級，日大陣亡將士，榮獲擢升二級。

## 禁烟辦法大綱

###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

【中央社訊】禁烟辦法大綱，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禁烟辦法大綱，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暨章程草案。











M君  
・明子・

叙述一阵，他感流涕的热烈握手後，他告訴我的如今作著一名小京官。我很愉快，朋輩中居然有了韓官的了，人類不愧爲善於夢幻的萬物之靈，六七年前素以敢說敢行揮霍著傲著的M君者，如今居然搖身一變而爲小京官，在我這還見聞狹窄的人看來，就難免不感到有些異樣了。

但我既心相從者，誠以國藩忠義之氣令人折服耳。倘且變厥所爲，叛離王會，則卽左爲奉勳王之命，揭討逆之名，移彰顯之室，則卽左爲奉勳王止軍宴及還朝而己，且湘軍之氣，已由賊而衰，弗逮淮軍之盛，是會氏未必卽處於不敗之地，撰一見，或十餘年功績，及令名墜於旦夕矣。國藩之不見，實不及此。縱不亡國之故，梁亦有所懼而不敢爲。向使彭李有得自自主者矣？會氏者，則國藩等此輩，吾恐國藩亦有不得自自主者矣！

老細談曰：「M君若然地思了一下，似祇非坪地呢喃着

老父終究是老父，M君雖然做了官，對我仍像個出心來似地，傾吐着一些別有滋味。『藍素已經五年了，這些日子王康修道士一級的生活呢？』我接着道：『重復的誦經唸了一晝，暗想奇怪的事體多着呢！』所門裏的事體經那裏知道，『衙門開着的時候多，坐在辦公廳裏，大半時間是在談公案。』

M索了一下，並沒有表示反對，我把他推上馬車，就同夫子廟進發了。

馬蹄亂地踏着不規律的蹄聲，車身也隨着起了不規律的搖動，M君屏息靜聽，宛如入了定的老僧。高麗車中的御者是個老於此道的中年人，鼻骨高挺，喉裏永遠是那麼雄渾地發出古怪銳利的吆喝聲。每當馬頭前頭曳曳的

『要吃飯，就得打，藍先生有慈悲心，就允許憐沒有吃飽的趕馬人吧！』

M君的勸告不生效力，然而夫子廟却到了。

下車，M君哭喪着脸說

近門，有京京上，有一

所謂清唱

金剛經來排班的：已逝的歲月，捨命投入大槓門中，如今想來，太愚昧，太幼稚了。像祇要想，天多高，地多厚，恐怕們還嫌肺弱的翅膀不夠飛過不黑地網了呢？別懶了罷，我自己幸好醒得早，自便從依傍以來，過去因愚昧幼稚所受的創傷，終逐漸癒合上了，心變暖了，莫甚想這心寬

時候，他就熟練地揚起皮鞭，對準馬鬃抽打，皮膚發抖，聲清脆的節奏，馬兒一挨打後，爲了切實防犯，竟已「切切」痛之痛！」也就驚起耳朵，竭其驚慌的跑快些，御者心裏想這心寬

等

病人等轉機、痼疾等著老婆、市民等著配給……總之，什麼都在等，而什麼卻都在等的中間溜了過去，等果然是最堅固的作風，却也是最快的手段。

等

吳烽頻。

窩風，吹得到處都是一片滑唱之聲。原來的煎茶廳，已

不平靜得如滾滾江水——從此再不再，也不得不迴避的興趣了；佛還是偉大的，它能使你聽見別人所聽不見的人生奧妙。這道素來是不重要的，它使幾經你由無知而鑄成的罪惡。這五年來，我就在青豆豆腐和菜餚中找到了了一個「真快活」的心靈寄托所在，往後我總覺得，新鮮豐富而又內容豐滿。」

我盛讚王君老舍的話是有根據的，於是皮鞭粉像閃爍於一塵不染紛紛落在馬身上了。

王君終於耐不住性而發言了：『齊爾維著苦惱哀訴的意味嗎？』因要再打靶，結果由他，電話有聲地響起：

但即使能夠去取得，或是必須花相當的代價才能獲得。因此投一下，等待着它的自光臨。不然呢！餓不了本。可是時間機會都會因此而失去了，希望再也會來的了。

希罕了這點，聰明的人，就安排一個希望在你的面前，可是又諒解的告誡着你，不要盡量，直撐到是你也果敢抱着熱烈的希望靜靜的等待着。一天，二天，一年，二年。嘿！

……皆必悲嘆、屈辱、想望、

**髮厄**

「身體衰弱，受之父母，不敢取怨。」這是清初漢人不肯建築而反對剪髮的老生常談。甚且有「頭可斷髮不可亂」的豪語，並得到江陰屠殺嘉慶帝。

御省打狴子臨

那時候，其餘他何哉！等到網羅的時候，就長嘆一聲：『噢！唉！命也運也，非我之罪也。』但，却還是等了下去。

我并排坐在車裏，望着窗外，覺得這世界真大，真奇，真妙，真美，真可愛，真有趣，真好玩，真有意思，真有許多許多……

錢花大，民了一些，營

對其領內漢人胡服髡髮之計：「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髡髮，不如式者死。」當時因清漢服及髡髮不如式，而判死罪者不乏其人。相傳宋之忠臣李邕，李希，郭元邁等皆因惜髮死義。

蒙古和合圖爲髡髮種族，惟髡髮形式則正異。鄭所南之心史記載：「體主朝三髡髡髮，三髡者，環頸而上留一髡髮，留髡髮剃短放散。卻折兩旁髮之策！」

「髮厄」與「髮禍」如漢人因髮爲口頭禪，全世界欲求一金元。元、清三代，每當強迫髡髮之際，隨之而來的，必有極可憎之威嚇和殺戮。明清兩朝和平太平天國興起，髡髮者爲南軍所殺，著髮者爲北軍所戮，由此可想到當時兩軍間之漢人，不知如何其殘於處置頭髮之策！」

人事我偶版春處期

靜的岡岳，彷彿中古

「唉，幸福的船過道着，幸  
的船又被撞碎了……」太息地仰  
頭來，我用潤潤的眼睛睜着天  
山野。  
「噢，幸福的船過道着，幸  
的船又被撞碎了……」太息地仰  
頭來，我用潤潤的眼睛睜着天  
山野。

深水的永永遠遠來個響耳，擲着  
浪花的詩章，向蒼茫無垠的奧俄吹  
谷地的薔薇，月季花又火樣地鋪  
滿了。歷史是太燦爛了，當日的風吹  
山坡上，四週空曠而寂寞，只有淡  
紅光燭般的鐘樓星月，放射着萎縮的  
有隱微的歌聲。胡琴聲一節拍擊，遠處  
彷彿是花叢的香列的泉流，偷偷地  
動了。」

「不成！」固執的聲音響答着  
我每根神經。  
「……我因感地眠住他。  
『親愛的兄弟！』他似初陽般  
的微笑了，默然含着喜悅的眼淚，  
有時候也會傾瀉我們的視線啊！」

出一望無窮的暮靄長空，望着  
一幅孤獨的影形。

在前面的珍底背委，我想起了真  
一段溫地和情輕的遇合故事的末  
巴基他說：「春天在秋天里微笑  
秋天里的春天是美的，我愛這秋  
天的微笑。」（上）

了。這瘦馬的皮膚記記在我心上，我的心安得  
我，我想趕快回家去安慰我的驚駭，使玩  
天清早，一話說完，他就票的彩排機  
再見，」頭說不回的徘徊能多聽聽鐵道  
大步，頭也不回地循着以期望團圓  
走回去了。我想把他熱用意或「當  
然而手始終沒有伸出去不算壞事，當時  
望穿門看裡人，固執而狠時顯劍鋼潔的  
背部的筋絡，心上升起一層又毀於火。前南  
胡琴數板，滑胡琴折疊調頭的舊戲，使玩

宋刻殘石墨本：  
**江總樓霞寺碑**  
江蘇通志稿正誤  
錄如：

陳江總樓霞寺碑，煥赫千古，唐韋應物詩：「君到樓霞寺，先看江總碑。」其珍重可知。  
案碑文見黃金石記。碑於唐會昌時毀廢，後經重建，至宋復斷。慶曆元年僧契先化舊本鑄立沙門像則所重葺也。清咸豐中又毀於火。前南東京古物保存所藏有殘石一片，存十二字，即宋僧所重鑄也。此石不知流落何所矣。

諸字者，實即工尺字之譜的寫耳，如合、勾、乙、凡、五、省作△、く、マ、四、上、是也。至作マ、口、ス、是也。至「四上鼓氣」一語，注家爲「果不當，姑勿論」四爲一代常言，頗奇崛，然斷非必非今工尺之「四」也。

索的輪船，然而它的靈魂已死在荒涼的沙漠中。陌生得無從捉摸的了！朋友都在變為陌生了，我也想哭，我怕再過六連自己的影子都會變成了一個了！

● 求幸福齊主。

古訓，詩經而聖到寺難。

文寶同，也曾感到南京場面戰火獄的條件才太少，確不易造成合璧角的不齊整。但我以為各藝房能聯合著幹，求才當亦不甚難。

朱述之讀書志載：「同治七年，句容陶兆山得片石於石埠橋道上，六行凡二十七字，又有一百餘字，以重大未能備，及光緒二年往訪，已作廢石，尤江北運堤末梢。」又江蘇通志稱書錄錢氏二地，共有錢字五十，舊斷既不得視，錢石亦不可尋亡及蔡恭綽先生，嘗訪求數載，竟無所獲。壬午歲終，偶於龍溪庵所得兩塊錢石生二紙；石為光緒辛卯下陳瀛浦訪得，江蘇通志稿所著錄者，似龍片甲，彌足珍貴。今裝卷裏有樟箱，賞析何人，擬寫考訂，除癩疾，臥床旬月，塊塊發疼，硃圈塵封。外來小孫，鑄片無恆，剪燭重展，如對故人，愛取以校通志稿，正其舛訛。」第一石右邊殘，有陳瀛浦小字題記三行，志稿遺。第二石第三行，路字下，志稿遺下，第三行，玄陽萬里歸鄉，第二石第四行，下，志稿遺。

花園同日去  
得不  
顯本  
的性  
下叫  
做金  
鈞玉  
玦碎  
彷彿  
小財  
大財  
不

喝過，還應推銷舞場及咖啡室所蛻變而來的滑稽風氣。及酒家附帶的咖啡廳，也真不以巨資修築，聘來專門的舞妓樂隊，致力於此所謂消遣。

唱得不好，可以點綴點兒不爲己皮，但包含茶館伴奏的流行新歌。

如今，特別有了一種特殊的第九行名第四大澤，志稱誤作文淵。」志第七卷便是，疑是轉述臧子非撰本也。

其性質尚尙得似法蘭西的什麼沙龍一樣，也何嘗不可。順自也說這些書報賣，要談，只須要有文化禮節背景；款來講，集引得名文人雅士來聚會，縱不能事事就生意眼上求攻擊營發財，單只顧在南宋已用之矣。所謂宋希

話燈花婆娑，第一遍歇：本朝奉五、出了三絕、一絕是理會宋、凡公赤、一絕是底後排出幾個同客、蘇子瞻、周美成、凡十八人，幾手担不成什麼東西了，飛洋落地（此處必誤刪）舉起手來逗理這並未

管不得這些了。於是，她湊歡得人兒一個，隨便便什麼樣的玩物都可以！「不但熱氣，兩面是剛出爐的鐵餅，熱氣，燒成爲液體，移而了的液體，全體熔化，船夫失了個性的作用，不便不起，幾乎担不成什麼東西了，飛洋落地（此處必誤刪）舉起手來逗理這並未

大爺背花錢，背腰闊，多錢就流連，各唱短段，客人也可聽打的點數，一元一隻，有倩娘姨倭大姐送水煙筒，藉以引導客人入長三寓打茶圍，那也并不是爲割斷而消唱。我所倡的，乃純粹或根本不會唱的清音桌，也可割之曰文化人的高尚娛樂業的俱樂部。

首節，實在缺乏這一種文化人高尚業的所主。

够闊消，或也不算太理想吧？  
依米妾元室

雜割：一丁，  
近世樂譜，用一、四、六、八、五、六、凡等字代表音階，因曰「工尺譜」，而莫悉其原；故說者，如徐笑客，立刻又改了「工尺譜」。

幼亮見他不明白，就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我不跟你說了，說一你也是不懂。」  
「是我不懂。」宋竹如也作了個不得已的姿勢，立刻又改了「工尺譜」。

金鳳

十三

清鳳

[illegible]

怎麼竟會越花越有？  
這倒，能源源流來，越有越盛。  
這個是有點像奇蹟，  
該說如今是四海因窮生  
平。那麼，藉他們這  
的勇氣與神力，點綴  
平，總應該說是勞  
且，人花的錢，人  
，有人顧花，也有

算我荒唐吧！  
山壁上掛着不盡數的藤蓐，冒着氤氳似的水汽，  
抹去了石上的綠苔，放下書，伸長了舌尖，輕輕  
地舔着嫩葉，有一種柔膩的感覺，回首那鋪青翠的  
山頭，被潮濕的氣氣彌漫了。  
我摘了幾片藤蓐，夾入書頁。當我再舉筆的第二  
重山壁，荆棘刺破了我的手。我翻開那日攀援的第一  
頁，把血跡印在雲箋上，留着一個殷紅的痕跡，像  
一粒粒熟透的桑椹，也像一粒粒八角刺的果子。我摸出  
那葉，揉着山石，山壁告了我一句直率的「天」  
同父異母兄弟。

「走！這第一個月開……」宋竹如也悻悻地。  
「我去找譚玉老聊聊天。」  
「我色去。」宋竹如也站了起來。  
兩個人一同走到譚玉山的屋子來，見他正手不停彈的  
弄冊子，樣子很忙。  
「玉老，有什麼消息？」  
「呦，請坐！」譚玉山欠了欠身，「哪兒有消息，反  
正是那麼回事，我看得多了。」  
「真真何？」宋竹如搖搖頭。  
「還好，懶慣了，也不覺什麼，少說我也辦了三五十  
同父異母兄弟。」

我無干，原也用不着多講。只是耳聞目睹的新年的消遣唱一兩句，前兩年我也曾在中流，提倡過北京茶樓式清音吳越，希望首都聯合起來，也替一籌，有此組織，每逢星期六日夜場，也鼓勵

個字。偷快把上心葉，我忘了過來的辛苦，伸着手，摸着雲，把白雲呼吸到肺腑里去，聽東風唱着天籟的高詩。

我想把飛音放大像火車號，告訴那爬山的同志。山上有發瘋的空氣，青的天，白的雲，無邊際的視野；你看，那繁雜的城市，已歸乎得像一堆廢鐵，讓喜極而泣的人在里面亂跑。

可並不荒唐。

「玉老是否真污了氣了？」宋竹如故意的挑他一句，看他說什麼。

「不污了氣又怎樣？」譚玉山精神抖擻，一邊手裏對着天，一邊嘴裏談着天。「事到如今，哭也無益呀！劉備還哭荆州來，咱們能哭出計策麼？要是哭能管事，我也哭個百發百中，據我聽，什麼都是緣，緣來緣去，緣盡了緣斷了，不欠任家又怎樣？」

宋竹如聽了，看看老臉，恰好玩笑的眼光也掃了過來，兩人相對一笑。

（三〇）

江總碑。其珍重可想。

陳江總樓觀寺碑，煥歸千古，唐書應物詩：「吾到樓觀寺，先  
 建總碑。」其珍重可知。  
 宋碑文見江真金石記。碑於唐會昌時毀廢，後經重立，至宋復  
 廢。康元元年，僧契先作舊本鐫立，沙門懷則所重書也。清咸豐中  
 毀於火。前南京古物保存所藏有殘石一片，存十二字，即宋僧所  
 刻也。丁丑之變，此石不知所流落何處矣。

大行名曰大澤：元和記作大澤。L 元和記作大澤。  
據墨本也。

一窩風，情狂罷，由洋畫訪黃，上海四開的小差。

其性質高尙得似法國的什麼沙龍一樣，也何嘗不可。摩伯自也陳列些書畫報，賣賣茶點，只要有文雅闊背墊時來會，縱引得名人入座談話亦無妨，縱不能專就生意上求客營生發財，單只觀在南宋已卽之矣。所謂不裕

話燈花惹婆，第一通戲：本朝皇帝出了三絕、赤上絕是學會五凡、公赤上絕是舞會排出來個詞客。蘇子瞻，周美成，凡十六八，「赤」即「尺」，是工尺譜，在南宋已卽之矣。所謂不裕

歡得不那些了。於是，她雖管不得人家兒一個，隨便什麼樣的玩物都可以「便不什麼」，而真是兩出爐的「鐵鑪」，熱氣烘得成為液體，變而為的液，全體熔化，她對失去靈固的，全作化用，不但融不起，幾乎摸不成什麼東西了；軟弱地（此處必須譯做，手撫觸地），她也必無力敢「舉」起手來撩理這並未覺的覺。

乃據張炎詞源及白石道人  
語曲立說，蓋趙宋另有俗譜  
也。而吾人童叟中樂尋源

「唉！」幼亮不等他說完就嘆了一口氣，「一家不包

，我忘了過來的辛苦，伸着手，  
看到市府里去，德東風里蒼天

看他說什麼

一玉老

我忘了過來的辛苦，伸着手，呼吸到肺腑里去，聽東風颺着天大得飛支車號，告訴那爬山的同輩空氣，青的天，白的雲，無邊際的繁華的城郭，已融成一個大空裏面而融。我忘了過來的辛苦，伸着手，呼吸到肺腑里去，聽東風颺着天大得飛支車號，告訴那爬山的同輩空氣，青的天，白的雲，無邊際的繁華的城郭，已融成一個大空裏面而融。

「玉老是否真沉住了氣了？」宋竹如故意的挑他一句，看他說什麼。

「不沉住氣又怎麼樣？」譚玉山精神抖擞，一邊手裏對着車，一邊眼裏談着天。「事到如今，哭也無益呀！劉備還哭荆州那來，咱們能哭出計來麼？要是哭能管事，我也哭個一萬級去，據我聽，什麼都是錢，錢能辦行，錢能立國，不沉住氣又怎麼樣？」

宋竹如聽了，看看沈沈，恰好沈沈的眼力也轉了過來，兩人相對一笑。

（三三）

[illegible]